



漫筆目錄卷五

真率銘

統論山

論西澗詩

論牧之詩

兩郝天挺

嚴分宜

雪蛆水蛆

化鬚疏

望後月

盈歎常理

禪玄二門唱

右軍真跡

白沙習射

石麓應制詩

鬼畏

清明異寒

老景詩聯

講洪範以代醮

石塘武略

訛言取繡女

伯虎漫興

男子變女



鶴卵雛

放翁訖鄭謝事

西蠹白水有識

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蔣陳二生附王直徐海妓

嘲弇園

去目翳

句逗

閩恒言

三教贊

玉尺八

頭通稱

百六

太嶽善鑿文

綠鵲鳩

五風生日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曲賓白

西廂稱春秋

白猿傳事相同

茶事引酪奴

螂蛆誤

蛇報事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靜坐方

蔡君謨書

方言大畧

紂啓同母

筆毫管

錢楊藏書可惜

馬烈死相同

君山舊聯

錢鶴灘遺詩

穉穉矧矮

精氣二字

噴嚏

樹藝取暖

建炎間拆字

驗陰晴

鰻鱧有無

黃雀多寡

省鱗

有所思所載不同

二張遺跡

第四泉

菟醬

本草品類分併

茶槍旗

孟子園池語

辨正百忍圖

瞿醉漁

辨水火炭

辭賦句體

裴航論虛實

仙女論心精

釋稱父母

玉川詩窮

梅國光兩次中式

論醫

焯掌

二絕三擢

漫筆目錄卷五 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明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較

玄孫成之重鈔

真率銘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  
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先得我心  
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  
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  
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  
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  
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

腥膻周旋置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統論山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窳。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論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

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論牧之詩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為念。結裹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兩郝天挺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

談亦考之不審

嚴分宜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構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卽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舍人二

君時時飲于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雪蛆冰蛆

江鄰幾雜志云蛾蠅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湖爲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化鬚疏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闢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謔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

而飭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莢豈敢易撚于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望後月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味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盈歉常理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爲在人大都顧所遇何如耳或者以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

藉之爲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爲徵驗亘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禪玄二門唱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偶耳

右軍真跡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

已不具義之頓首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歛字上著草右旁加爰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顧山周氏先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閭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白沙習射

華亭錢尚書九峰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証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發土民

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誣力  
爲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  
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  
尚書公與撰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  
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  
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  
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  
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  
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  
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  
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  
遺書先生亟起母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

復遊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孚于俗哉  
錢公殆真知先生者也

### 石麓應制詩

聖上修玄旣久深慕仙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  
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爲 帝衷所契寵眷益  
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仙槎傍斗牛拱極  
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撥開烟霧三千界  
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  
大明收

### 鬼畏

博州鼓角樓每至二更卽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  
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

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它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此見宋西蜀李昌齡傳感應篇中齋音

清明異寒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老景詩聯

三徑黃花隨意詭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伴衰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此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之

講洪範以代醮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

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人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

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  
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  
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  
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  
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  
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  
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  
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  
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  
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

宜刻板家置一幅

石塘武略

李良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  
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說之  
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遇施  
設之畧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  
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鬻騎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  
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黨衆足以捍其衝  
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  
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  
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  
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

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群至拾  
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墻擁須臾藥發死  
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命命呼之一日虜衆  
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  
回舞不自己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  
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稍  
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砲先  
發觀者已成齏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  
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  
次年除夕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  
受降城復元吳故地而囑夏相亦於是密啓上  
前君相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

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  
頃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  
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曾遣人督來已違  
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員曾竟以全師而出夏  
公方以小忤於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  
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啓正旦大朝賀次  
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于上時邊  
報沓至上震怒令緹騎逮曾猶候于轅門者凡  
三日始克入曾既就檻卓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  
邊官撫慰徐徐散遣而李良者實在其數周見心  
時復面得之述于余頗的

訛言取繡女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閏傳 朝廷取繡女  
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求得婿不  
暇擇人且有矚于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  
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不知何自起而有此  
異也

伯虎漫興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  
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 一十載鉛華  
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  
飄零白髮長 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  
一云彈裏肉生悲老大半間星暗誤  
韋不才 刺 贏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 二此生甘

分老吳閩

萬卷圖書一草堂 一云寵辱都無刺有

杏酪香

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焦悴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金盞去日苦多休檢曆  
知音諒少莫修琴一云久遭名累怨青衫不變貧  
交喜素琴已息心机成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  
落託任教世態有升泥

壇費朗吟

老向酒杯碁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

偃偃

少時年 陳跡關心自可憐 一杜曲梨花

孟上雪

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泪公案

三生白骨禪

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 持鉢院門前

花俱是恨

滿盃明月即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疾櫻

筓難消

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老大戲兒

卷五 世德堂

生傀儡局中人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病中酒身短

夢風烟千里蝶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

賦黛筆空難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對燒高燭

送殘春七自然落鬼迂疎更可憐焚香掃榻枕書眠

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

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

杯看月圓八踏遍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

年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

期馬賦黃金游客剽貂裘年來踪跡泊真堪西尤飄

檢校行飛葉僧房細雨舟九畫怪趙踏總不能自

謝遣歌兒解臂鷹難尋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

半瓢詩稿一枝籐難尋萱草酬知己且摘蓮花供

聖僧兩字功名成蝶夢百年蔬水曲吾胎一盡嘗

云時事百年蝸角戰酒盃三月鳳頭燈盡嘗

世味猶存舌茶薺隨緣敢愛憎十造物元來最忌

名太平又合老無能交游零落綈袍冷風雪飄飈賦

瓦罐米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

還倩家人道消盡英粗疎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傳

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

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男子變女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雲弟

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為妻先雲

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十一年雨年二

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都民張浩長女為妻

四十一年間兩相反且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

雨無營計往本縣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教家

工作隆慶元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  
至二年二月初九日臥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  
亦無妻二雨病時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囊  
不覺退縮入肚轉變成陰卽與白鵬配偶五月初  
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不爽雨六月  
丫髻女衣裹足易鞋畏報迴避不與人知九月內  
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  
兩相同赴審實穩婆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  
婦人無異又拘雨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  
來交合但未生息止緣貧難嚷鬧賣離隣里姚漢  
周等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爲女乃陰盛陽微之兆以祈

修省

鶴卵鵝

鶴卵略牽長有一點紅鵝出殼脚猶短七八日漸長  
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鯁鱗餵之則易猶小兒出  
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放翁記鄭謝事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  
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  
植華木于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  
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之止  
于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  
奕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

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謬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碁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有兼山家學一書

西蠡白水有識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于郡城之西郊先令盡士作

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峰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洞天也其總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于蔣矣沈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為之傾圮客有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村

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識信乎  
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財主

世稱富家爲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爲太丘長有  
劫賊殺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  
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  
秋風洒泪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  
歸於我勤儉睦雍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孀

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  
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  
疾十八日清晨條然而逝甲辰正月二十四日題

蔣陳二生

附王直徐海妓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願字敬修皆鄞人也弱  
冠同遊學爲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寇東南邊  
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創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  
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  
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  
少葉宗滿等商于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  
洋諸夷間貲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  
爲王五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某

島夷有郤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不  
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市遂坐  
遣夷人寇邊嘗中國則寇邊無虛日乃中國視王  
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請  
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  
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  
胡宗憲又請得 上命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  
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二十四年八月以蔣生  
爲正使陳生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  
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  
渡至馬觜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寇  
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

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移書家人貫田  
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  
中貨具償也官爲給券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  
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寧久夷僧是柏者來見譯  
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  
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  
山口無論日本况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  
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往諭直直來殊倨  
傲也又密諭之曰卽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爲老  
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奈不甚罪汝募汝  
婦誠以此時歸正 朝廷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  
節鎮諸夷長富樂矣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

久抗衡不祥莫甚况夷情貪狡卽一日下片紙檄  
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  
也去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  
悟謹拜諾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  
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賊徐海且  
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  
王直子激養子毛臣葉宗滿王汝賢善譯辨者夏  
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  
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  
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  
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卽夷禮恭至  
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夷

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  
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蓋  
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國故戒寇邊又遣  
使修貢獻 朝廷謝罪也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  
歸途安焉無盜賊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  
擁衆圍桐鄉桐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因不知計陳  
生及夏正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  
覆舟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  
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王激  
等同臥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好辭以激易直  
乃諉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葉宗滿王汝賢  
末減從成直死時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

意蓋期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至不欲為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土蕃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即宗憲輕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沒時狀奇甚日以山夜以星辰為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并二生譖之漫為蜚語二生竟落格廢

賞宗憲為之輸粟為太學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紀

行藁詮次其事如右

聞年及破瓜益美麗性慧善音嘉靖壬子中秋從汪賈來遊虎丘倖遇周生仕者吳歛冠絕一時且韶秀駭慕喪臯竟稱腹脹辭汪去使人召周至遂闔戶絕音遂出假母強之欲自縊遂聽其和周歌日夜不絕音遂出假母強之欲自縊遂聽其和周歌聽者時海上徐公子慕少與周吹簫而肉音韻之謹是時海人於中供費二金歲餘乃陰畜少年勝聖遷兩周美服飾使習吹簫出見以移其好少華私者沈郎聞以語見侵公子不其乃移其好少華周者不周美服飾使習吹簫出見以移其好少華周果目注更使人僞聘周去中道見其髮復其面黥之公動之月少華訊公因移其髮復其面引簫聲動之月少華訊公因移其髮復其面日可兒可兒月少華訊公因移其髮復其面華遂向燈誓已共寢至曉去明日公請誓絕周少得夜伏壯士候兩入登床持刃躍出公請誓絕周少殺此以懲淫者假母聞變趨入叩頭乞解遂共書券即真為公子妾矣公置之秘室而子速死諸謝遣沈郎居半歲忽不樂晨夜為媼而故所交周姬聞之以告出之去居松陵復為媼而故所交周

者迹至其家周既被勞面且多瘡少華不納周甚  
冠所掠傳下人聯袂苦聞帳中歌聲已怪其淫下直覺  
令事賤作久忽見之固也相瞬已淫聽傍復  
不能去沈郎得善衣而前使歌吳歛又使吹簫姿  
態稱善自後每夕使與沈居久之益愛幸據諸姬  
怨坐稱善無不流涕而起者亦久之益愛幸據諸姬  
上直有事歸就之謀少華亦久之益愛幸據諸姬  
冀與沈郎歸就之謀少華亦久之益愛幸據諸姬  
諷曰若謂為欲降而腹心皆可以為不使陳來島折  
沿海州邑又皆保則安從得庚癸而常主夷不鮮也  
妾禍直信之勢何異騎虎而令腹心尚猶豫少華泣  
謝督府親挾無日矣妾請先死直府悟遂以激攝營  
兵留少華守帳中寶貨而身詣幕府少華度直語已  
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少華潛聽之  
竊其印記與客偽效直書傳島上激不能辨聽之

遺張夫人而沈郎亦潛匿舟後取金珠價最高者  
與沈郎聽其語旦薄命至功隱死婦人不自意  
壁間竊聽其語旦薄命至功隱死婦人不自意  
降一酋而再辱遂自刎死王酋功隱死婦人不自意  
不即善吳歛善彈胡琵琶呼為翹兒者故臨淄民家  
之女少善吳歛善彈胡琵琶呼為翹兒者故臨淄民家  
激越度曲婉轉往傾其意稍不屬或有至性雅不喜  
媚客大賈齋多金路之假意稍不屬或有至性雅不喜  
罷賈志而收金去以是脫假母日窘而笞罵之會  
稱王翠翹之金者遂以計脫假母日窘而笞罵之會  
啓齒以翹絕世無雙以是脫假母日窘而笞罵之會  
得纏頭無算乃更以施諸所善貧客久之倭寇掠  
海執以見其寒鄉已轉掠桐鄉善貧客久之倭寇掠  
首執以見其寒鄉已轉掠桐鄉善貧客久之倭寇掠  
事凡帳中諸姬羅拜咸尊為王夫人翹兒絕愛幸  
其敗降與一切歸國以老也將督府遣翹兒陰實幸  
肯來降與一切歸國以老也將督府遣翹兒陰實幸  
之勢在君降不官海怒與縛之而使親鮮其翹兒陰實幸  
華海上人翹兒故識之而使親鮮其翹兒陰實幸

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  
第所愛幸王夫更遣羅中書因誘致居東沈莊與貴海  
珠寶玉以陰賄翹兒乃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  
必許羅中書約降也府死永保兵俘海兩侍女  
東相閣官兵乘之海沉河死飲之轅門以享諸參  
一各綠珠一即翹兒也督府飲皆起為壽督府酒  
佐令翹兒歌而通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  
酣心動亦握槊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去之錢  
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既從順首長我以國  
之乃以賜所調未順首長既從順首長我以國  
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何面我厚我以國  
事誘殺之殺一而更屬一首何面我厚我以國  
投江死右王直徐海妓大畧晚得之徐太室夜半  
馮文所時可所撰述中約而錄之以追附蔣陳二  
生之末直妓係徐作海妓係馮作徐叙海  
死一段頗對余畧正之直始未詳范表議

嘲奔園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其詩曰丈夫壘  
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

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  
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忤因嚴分宜嵩之怨死于

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逢年作

去目翳

指甲刮薄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句逗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音豆又  
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開反

閩恒言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三教贊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坐老

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古心贊之。曰：釋迦跌坐，老聃旁視，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謹齊東楚

玉尺八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此。

頭通稱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

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簡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百六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注。

太嶽善鑒文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荆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

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鑼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作僵尸令人擡身走數遍以爲樂聞者皆服太岳之鑿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 綠鶉鳩

鶉鳩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 五風生日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聚舟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鬪各船互相驚攪則以爲有魚之兆

###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土虺一名秃虺蛇傷人不治爲害最甚用水牛耳中垢臍

塗咬處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碗鋒略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黑皮地龍即蚯蚓鹽梅即霜毒等分搗爛成泥猪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 曲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西廂稱春秋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曰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

名

白猿傳事相同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略不同耳

茶事引酪奴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為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為酪奴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為茗奴不宜呼茗為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為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

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邾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為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為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為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當從本書為正

螂蛆誤

鶴林玉露四虫云水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螂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螂蛆甘帶者乃蜈蚣也以爲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蛇也甘者甘其腦也

古有螂蛆甘帶  
鴉鴉嗜鼠之語

蛇報事相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

海峽 卷五 世德堂  
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錢叅政仙遊夢

常熟雲江錢公泮爲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仙遊九鯉湖仙托夢于其僕曰你們老爹到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撐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荆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慈溪歷郎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陞江西參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朝廷贈光祿卿官其子部爲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祀始解

夢所云小犬不咬者豸補也撐黃換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例胄監馬前有棍是錦衣體乾坤對聯卽京中所儼寓舍舊粘于門者一一券合豈非仙哉又祈雲江乃堂壽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壘一酒壺一青大欄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爲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沒後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床頭適洽以穀賑饑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旌節蔭子事關廟堂冥

冥預定無疑若縣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廊爲余姪女夫與余說

### 靜坐方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牧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荈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

節號之患方劇正

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徼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 蔡君謨書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 方言大略

船家梢子也又爲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于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樂 孔謂之窟籠 圜謂之屈孃 蓬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殼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之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

去聲 按謂之欽 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 上聲

移謂之桶 流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卧謂之党 槩謂之斛 又謂之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盖謂之

匱 捧謂之掇 遮謂之撻 添謂之扱 躲謂

之掩 又謂之閃 又謂之伴 藏避謂之躲 藏物

謂之因 音抗韻書 熱飯謂之頓 熱酒謂之錫

瀉酒謂之篩 稠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 音敦

上聲 干求請托謂之鑽 遙相授受謂之胄 妄

相答語謂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澆 絕潢斷港

謂之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門

音棍 善飲食者謂噎 音撞 美惡粗細兼者謂暖

見陵于人為欺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

利市 出利市 憂事為鈍事 呼下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囫圇 作揖為之唱喏 夾室謂之

兩葉 階磴謂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

謂之吉饗 托盤謂之反供 整疊謂之周提

此處謂之間邊彼處謂之箇邊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窖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

入聲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 主又 說人之不慧曰

不鯽溜 說人之勉強曰闌閩 說人之自誇曰

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豆奏 雨一陣為一破又

以一番一起為一潑 鄙齋計較者為樓搜 鏤鏤



未厥兵事之陳久為瓚人曾憲有所聞見他人已

厭熟而已甫為新奇道抱持人物曰揲紀音傑出

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俗牽連之辭如指其人至某人物及其物皆曰

打丁晉公詩所謂赤洪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

覆窠出玉堂淳熙江西饒州曰狃者里俗戲相

標謔憨癡之類也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

詬罵農忙之稱曰牛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緯

之名曰五尺俱夷志今人以相助為挈輔語云籬

徒捷挈籬即輔車相依之謂卧床之帳子謂蚊

榻南史宋武妃碧綃蚊疇音疇午前午後小食

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夫人

日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墨屎見列子俗矣契

小食即點心之說也

見韓文俗  
呼揆及

### 紉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紉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

衍次曰受德即紉也甚少矣紉母之生啓與中衍

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紉紉之父母欲置微

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置妾之子紉故為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

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紉

異母也鄭玄論啓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

遷世不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略著之陸象

周元忠書則以孟子

公都子之言為信

毫管產

兔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  
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斨竹冬管  
不蛀交春砢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  
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  
佳

錢楊藏書可惜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  
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  
世而不幸頤散于孫楊之廢卽當垂沒而盡棄于  
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未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爲記  
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胄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  
下人有弟夢圭不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

縣令上虞葛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于  
玉未厭已銜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有  
徵舊糧銀之事起玉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  
本名完券爲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  
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  
解葛稍寬繫于縣之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  
因鼓衆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  
爲之一空矣余與玉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瓦礫  
間猶及見哥窻水滴香爐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  
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于求田問舍  
而亦間及吟咏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  
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亦不

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踵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報王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迺少憇入坐楊亦云當即行探者又報王出肅矣醫倏設醴飲輒微酖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庄鄰釁以爭田闔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為松江莫甥是龍携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為親友散漫袖竊乃膏梁之子懵然不知也子後依棲于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救命紵面與家人婦令人不為五川

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圭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余曾記于前云

馬烈死相同

紹興辛未冬金王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橋園林宋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王忌臯庸戴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

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  
安梅欄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  
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  
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  
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  
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  
又憶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嘗飲  
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  
馬同吉水王夔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  
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  
捕賊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  
兵公卽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

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殘父得歸  
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  
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  
卽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  
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  
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  
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爲  
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簣往尋亂屍見衣  
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  
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蹠其肩若告急狀  
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死而賊尤  
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

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前齧其項不釋口以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馬記其曰自昔用傳義馬事不皆言臨難能相濟也

君山舊聯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

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磻詩話

鶴灘遺詩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爲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旣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爲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闔於卽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纒歸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

紳莫不賞歎是詩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浣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其爲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髻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穉穉穉矮

穉穉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穉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穉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穉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穉雉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證

精氣二字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

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入嘗聞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 樹藝取暖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不宜背陽秋花者居

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日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 建炎間拆字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木不旬日果傳兀木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

海筆 卷五 世德堂  
皆驗此載于郭彖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折春  
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于戍謝周  
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周稍隱存之  
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類事在岳珂程史  
第一卷

驗陰晴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蟻作壩  
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鬪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鶉  
鴣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  
驗雞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宿亦然鶴稱老鶴鳴  
曰彈平牙平驗俯仰為陰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  
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

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  
孚

鰻鱺有無

鰻鱺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目垂頭  
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多寡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生人  
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次以錢置  
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晚皆不可彈音  
談以篋為之兩人共曳黃雀宿蘆頭軋而向前則  
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百  
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陽南鄉溇渚與無錫隣界

春間間或有之謂之回春黃雀

省鱗

子鱗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各省鱗不佳

有所思所載不同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  
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  
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歎息作行  
逢落花長歎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問  
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二張遺跡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科鄉薦授教諭以詩文雄  
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顧山周氏走筆為

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言然未盡豪人  
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  
為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  
聽其霓裳適足以誣淫知徽聽其藥柞適足以誣  
妄不知聽月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  
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  
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  
營魄若聞其有葆光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  
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中是之謂善  
聽月不然則聽玉兔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  
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為耳聰之病矣江陰顧  
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眾星

漫筆 卷五  
中孤月也爲之作聽月記天府摘仙張錫聽月之  
孫爲余姊夫見余愛其字畫適逸可助臨池遂以  
見餉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  
者其所居燬于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多傳  
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豫源淮亦  
留周氏竟卒于顧山旅館周惟召備殮具余從祖  
雪窻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山對酒思同社紫陌  
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沉暨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  
古蒼蓋紀寔也無子其弟扶襯婦

### 第四泉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  
刻字上

### 菹醬

菹醬類草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 本草品類分併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荇蓂薺菜子如蘼  
蕪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如地筴澤  
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兼收葶薺茨菰  
之類

### 茶槍旗

昔人論茶以槍旗爲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牙細則  
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  
是也

### 孟子園池語

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之者乎

辨正百忍圖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淨三昧釋氏之忍也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淨三昧作淨字誤又云忍痛於焯掌注云焯利刃刀若刺股之類按焯乃火燧蓋以火炙之非刀也刺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縮爲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欲

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輶穎考叔爭車挾輶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左傳

瞿醉漁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画花鳥有名蘆鴈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詭嘯人呼爲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乎瞿卽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詭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

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遍體綁挂置籬中縱之出乃自嘲曰竹籬為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廳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其作蘆鴈自歎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倏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

國初錙孟熙績霏雪錄載九臯聲公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海蠅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骨髻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聞者資口給聞者認為瞿作耳

### 辨水火炭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

非燒也今官吏問罪畢罰炭即此或疑為水火炭者

### 辭賦句體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為別

### 裴航論虛實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顥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憤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

### 仙女論心精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

###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玉川詩窮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牕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畏頭一婢赤脚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

以丁釘其顛而去人以爲識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仝之窮是真窮于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梅子兩次中式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于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覲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鞠之隨汰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爲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得荆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

庚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聞  
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內相知望有年  
溫飽由來非素志勲猷何以副前賢鹿鳴宴罷醒  
無寐莊誦名臣錄一篇吾邑雖多才如梅之失而  
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論醫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  
知藥不盡已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  
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  
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  
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  
斯作矣故梁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

使氣積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  
氣鄙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矣其實有升降  
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  
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  
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  
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  
身且如革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  
論梅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  
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  
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爲也昔吳  
中一人爲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  
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

卽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  
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  
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所疾者與其友將  
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  
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  
逆存乎神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慊于心則神壯而  
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  
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  
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机順時爲劑人之氣卽天  
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死  
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  
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

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  
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  
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  
一日之子午一歲之春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 焯掌

荀子曰有子惡卧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

### 三絕三推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鏹三推此可對孔子

韋編三絕

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十章載昔  
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  
善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鏹三推  
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

海

卷五

三

世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終

